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葉八白易傳卷五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舉人臣陳賓

葉八白易傳卷五

明 葉山 撰

☱☳

隨元亨利貞无咎何也葉子曰王者往也天下之所歸往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而已矣其次得天下之英材而教育之乎亦君子之三樂也然而君天下有道益之戒于舜曰罔失法度罔游于佚罔淫于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

之欲是故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壊熈熈皥皥而百姓忘于帝力者帝王撫衆統物之大權也師天下有德周公之戒于商子曰無以學術禍天下無以功利熾人心無以刑名亂四海無以權謀術數擾人人是故禮義以養其心威儀以淑其質忠信以崇其德禮法以道其行精一以嚴其軌聖賢以要其歸光明正大而

開來學以善道者君子成德達材之正常也不然則詭隨而阿比矣而可以不慎乎昔者容成問于木子曰三王五霸之治民何如木子曰三王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五霸以死道役民秦氏以死道養民而後世以死道戲其民矣陶弘景謂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而唐子西駁之曰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士引經誤國其禍至于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學術不明

之故也然則有君師之責者非堯舜孔孟誠不足以當之矣漢之治也雜霸唐之治也雜夷仲淹有其才而未得其道退之循其名而未責其實降是焉可知已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何也葉子曰就有道而正焉者君子好學之功因不失而可宗者君子擇交之志然則誠不惡于變其心以求友亦惟貴于謹其始以慮終焉耳蔡沒入楚垂二百年不同中國之會

盟不向桓文之信義鄭成公不背楚德臨終而謂其羣臣曰棄力與言人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其臣子駟不聽諸大夫之從晉而固曰官命未改䝉也受其咎君子初不以其恒久不變為盡善也陳成公既為雞澤之會而卒則曾子以為變于夏曰改于尸未晩也吾何求哉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必于惟强與有禮者是從而不敢有異志君子亦不以非鄭之二三其德而外之也然則君子不病于

事人之有更而特貴于正人之是與如其道事之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朝從而暮易又何負于義哉朱子初從劉屏山繼事胡籍溪劉白水而晚師李延平君子不病其有變程子門人一聞僞學之禁而絶口不言其師甚至改事他師以圖進用則去陳相無幾何矣雖然從正固矣而聞見不廣交游不衆亦非多聞多見之資也指引者師之功嚴憚切磋者友之益雖朱子之學而猶有吕張諸公之助况其他乎孟

子所以貴尚友也易曰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何也葉子曰昵于脛則遠者不麾而自退從于邪則正者不間而自疎出此入彼之機一定而不容髮者也故羿用寒浞則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嚋乘軒者三百人則不用僖負羈鄧舒侍儁才而昵羣小則棄仲章棄賢保佞狂瞽之所從來久矣豈特陳相間許行之言盡棄其學而學之卒為聖世之亂民治國之蟊蠹以負天下之大義哉善乎誠

齋之說曰逺子馮初變八人而申叔退避以逺罪郭子儀初信張曇而幕僚相率以求去而况不為遂郭者乎雖然尤有可憾者焉蓋勲為京兆尹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勲密與嵩謀討董卓卓素怨嵩徵為城門校尉欲因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之曰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廹其東將軍廹其西此成擒也嵩不

從而就徵卒為董卓所辱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
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奉迎天子
會李傕用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
徵復為太僕後憤懑發病死范蔚宗曰皇甫嵩朱儁
並以上將之畧當倉卒之時而舍格天之大業蹈鄙
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
何智勇之不終易曰係小子失丈夫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何也葉子曰善

與惡為仇邪與正相敵入芝蘭之室則腥膻之氣自不能近友直諒多聞之士則便佞善柔之類自不為親親道德功名之上臣則庸碌卑鄙之下流豈不在所舍乎蘧子馮親申叔而退八人管夷吾登隰朋而謝豎刁聯其巨而散其細君子之致為則然也雖然大人者爵祿東帛之所擅也上交者言聽諫行之所由也昔者楚文王謂申侯曰惟我知女予取予求不女瑕疵　鄧禹杖策謁劉秀秀曰生遠來寧欲仕乎我

得專封拜則君子之貴游而達仕也不曰隨有獲而求得之者乎嗟夫求也者請也古之人重請又何言乎重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而可以不重乎是以春秋譏來求車言上不得干取于其下也書殺成虎言下不得懷寵于其上也故古之為上者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古之為下者必執清修以勵介節然後上下辨而民志定各安其分而天下治矣不然侈心一動莫為防制

必至抗不衷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于危亡而後止可不戒乎是以古之有道者得之不得曰有命其道之將行曰命也其道之將廢曰命也因所依而竊之以利幸憑所附而假之以足欲不為也故孔子之主貞子不以其陳侯周之可以通也其主遽伯玉不以其靈夫人之可以言也君子其亦安于義寧道之不行聽于天寧功之不立守乎已寧泯泯沒沒以終其身焉可矣奚以旬人為哉雖然士則不可求

矣為宗子之家相擅詔王之大權乃不行士道而顧使求其道之行不已過乎周公下白屋勤吐哺以見天下之士不茍然也若王子明使張師德兩及其門韓魏公使客求見以希用而為程子之所責師德與客固不足論其為二公之累大臣之勲亦已多矣雖然尤有主政不綱知人不哲使之可以罔而求與求之不得方且使之得以怒而報若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趙旃求為卿未得而怒非惟不能平其志

而又俾之使于楚名楚盟卒致邲之大敗其為國家之禍可勝言哉易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何也葉子曰樹功立業以光榮富貴乎一世者君子之福也致福有基得君道焉耳孚嘉信志以順聽俯從乎一人者人臣之禍也轉禍有道不及其君焉耳何則在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

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致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耕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主遭聖君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游士建德樹功以華當年立身揚名以顯後世所得不既多乎噫多則多矣而非人臣之福也挾震主之威者負不賞之罪位極人臣而功蓋天

下者起芒刺之機宰相之有權怏怏非少主臣果非人臣之福也雖然監于日月星辰之行者得遲留順逆之序明乎消息盈虛之運者諗進退存亡之幾君臣上下之際豈盡禍敗死亡之會哉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有其功尊其身儉于位而寡于欲讓于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

以聽天命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歟然則以忠信不欺為主本以鞠躬盡瘁為當然以明哲保身為順事則履信思順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伊尹放太甲于桐太甲賢乃勤勤懇懇陳戒于德而申誥于王終之拜手稽首以率于訓曰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捄之德圖惟厥終武王崩成王幼不能踐阼周公踐阼而治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

利于孺子周公誅武庚殺管叔而蔡蔡叔天下震恐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于是成王涕泣以言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諸葛武侯身都將相手握重兵出入二十餘年既而臨終顧命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郭汾陽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

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為顯官然身擁重兵詔書以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故程元振魚朝恩讒毁百端終不能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裴晉公出將入相威望遠達四夷亦以其身係國家輕重如子儀者二十餘年而考終令後今古罕及李聽為河中節度使文宗嘗歎曰付之兵柄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聽為可以

然嗟乎彼二聖四賢豈不遭人臣之極哉而卒之侶咎不及其身蓋必有不道之道不言之辯德休乎道之所為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者矣夫豈苟然而已哉霍子孟擁昭立宣朝野倚望非不偉然高且顯也而不學無術去徐偃王無幾矣肉未寒而族無噍類不亦可哀也哉易曰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五孚于嘉吉何也葉子曰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妝

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絶足奔放良樂之所急百里之才超乘之喆明君之所契何也劉向有言浮江湖者託于船致遠道者託于乘欲霸王者託于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屠釣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信于善而不遷聽于君子而不惑上智以為謀不使詐參焉大勇以為斷不使怒間焉至仁以為施不使貪貳焉以純心任純徳夫

然後其位高而不危存而不亡治而不亂安而無彊通于道約于事佚于巳勞乎人永昌于天下此堯舜所以三代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而治隆俗美非後世之所及也孔明先主其殆庶幾焉漢昭帝年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知霍光之忠燕王慕容暐年十二而知慕容恪之忠辯慕輿根之詐此亦天資之近者矣若蜀欲攻吴吴人或言諸葛瑾别遣親人與漢相聞者孫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

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昔孔明至吳孫嘗與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于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已貫神明非外言所能間蜀敗于吳之後黃權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後魏人或言漢已除權妻子丕令發喪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與明臣本心竊疑未實後得審問吳曦反豪傑付之撫髀太息惟四川轉運安丙周旋其間計圖

誅曦方反書之上朝論大震寧宗與羣臣計事咸謂無出安公右賜書勉以圖曦書未至而丙誅曦之捷聞夫詔書下頒露布上騰以其時考之蓋項背相屬于道地之相去若此其遠而君臣一心如合符節可謂相信之深而孚契之篤矣唐祿山之亂河朔二十四郡獨有一顏真卿而玄宗乃不知其作何狀李克用破王行瑜欲遂取李茂貞昭宗以為茂貞復滅則沙陀太盛朝廷危矣下詔止之及欲入朝而蓋寓以

為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若引兵渡渭都驚駭郡
邑迤邐歸鎮而茂貞遂驕横不可支卒致犯闕播遷
之禍夫克用于三鎮非有父兄之怨特為王室雪恥
故仗義而来昭宗不仗君臣之大義而任術數終疑
克用而黨茂貞自取困殆之辱而克用兵方强盛義
聲宏振亦不能以義扶主挺身入覲力陳不可不除
之義或徑自勦滅以明安社稷利國家之義釋此不
為乃坐致唐祚移而晉陽危不亦君臣胥失之乎何

也信小人易信君子難是故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世主之通患也姜公輔言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何其明也而德宗略不以為意雖暫使為相不旋踵而斥之盧杞以百口保泚而泚反請遣大臣宣諭而吳溆没又悮援軍奉天益危謀國乖剌如此其人可知矣而至死且以為賢李晟渾瑊馬燧忠勇剛正有大功于國德宗不之信任反猜忌焉使其懼不保朝夕至于張延賞之讒言一發則疏晟不終日吐

蕃歸馬奔之奸謀一間則惡馬燧若響應夷狄憸夫則推誠而信之元老柱石則百慮而疑忌下至石敬瑭為楊光遠而出桑維翰為杜重威而出劉知遠夫契丹之事翰遠任之有餘者而委任不專設施不久使他日契丹入寇維翰無權而知遠顧望晉祖使然也若之何其不敗乎易曰孚于嘉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何也葉子曰白頭如新語相貳也交雖極久而無所要其終傾蓋如

舊語相投也始雖不戒而未可卜諸久其惟擇而交久而敬不以富貴貧賤易其情不以利害禍福虢其氣不以存亡變故移其心為左杜為管鮑為陳雷以死相從而不解然後為友道之全也故曰聖人之與人結約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結約結約而不襲于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是故不擇而交則為戎夷之哥謬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與弟子宿郭外謂其弟子曰

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烏能與國士幷衣哉吏歎曰嗟哉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擇而不久則為管華之薰猶管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上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矣寧則終身不仕而歆為魏逼漢惡不可言神鬼誅戮萬世不宥矣友道可易言哉嗚呼吾有傷于燕

之左伯桃羊角哀焉二人相為友也聞楚平王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雪山道阻絶糧少桃度不能俱生乃併衣食與哀令往事楚自餓死空樹中哀至楚為上大夫乃言于平王備禮以葬伯桃畢自殺下從之嗚呼推其情豈可一日而異處此之謂上不愧皇天下可望四嶽易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何也葉子曰君

臣一心治可久尋上下之情兩隔而不通則有處堂之勢而莫之或知君臣一德治道無惑上下之才兩弱而不立則有纍卵之危而莫知所措天下之事積弊而壞者其勢然也雖然不亂不治不壞不知所有事多難所以開國無患足以喪邦故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霸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又曰屈伸之數隱而昭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邵宫之難隆

周之應也會稽之棲霸越之機也子噲之亂强燕之徵也盈虛消息天豈苟然而已哉雖然亂不自治治之有綱壞不自起起之有方胡五峯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于條目有一時之功終以大綱不正而生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于復讐衛國之大綱在于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不能聽魯衛之政矣然則治秦之壞以恩

澤治漢之壞以法治唐之壞以辨華夷治宋之壞以
懲退怯君子慎其所有事而已是故天下之事不能
無敗也而不可棄其敗也當救敗以為新因其終而
謀乎始務使為可大之規則後事因之而起其端而
昌至于大傾覆乎天下之事今始有成也而不可恃
其成也當慮敗于其成永乎終而知其敝務使為可
久之業則前事因之而弭其失而奚至于遽傾壞乎
此因中寓夫革革而可常因者也革中寓夫因因而

不必革者也循天運之自然驗盈虛消息之一定其武王周公之事乎反商政政由舊因而因者因而革者也百世之利其一世之利乎立周政命周官革而革者革而因者也一世之利其萬世之利乎噫非聰明聖智神武而不殺者其孰能與于此故程子曰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世不明此義故勞于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弊已生矣至哉言乎易曰蠱元亨

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何也葉子曰君子所以樂夫後之有人者爲其昌增光前烈之志也君子所以貴于前之能光者爲其持憂勤惕厲之心也書曰爾尚蓋前人之愆甯殖出其君臨死謂其子曰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故蔡叔以仲免郤芮以缺免公孫敖以文伯惠叔而得書其奔卒與喪歸子之善父之善也豈惟是哉穆姜棄位而㛹者也而其女伯姬

以共婦顯沈充叛臣也而其子勁以守節著李義府奸臣也而其子湛以忠義聞譙周賣國其子居巴西為成太守馬脫所殺其子登詣劉弘請復仇弘表登為梓潼內史攻脫斬之食其肝遂據涪城成人攻之三年無一人離叛城陷見獲成主雄欲宥之登辭氣不屈乃殺之史弘肇之子德琉頗讀書嘗不樂父之所為有舉人呼譟于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笞而黜之德琉言于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

非軍務也此乃欲彰大人之過乎弘肇即破械遣之
嗟夫此類猶不失有子也况其他乎夫父之愆尚可
以盖家之壞猶可以圖則夫魁人傑士以道德勲業
啓之于前而後生小子以刻厲淬磨承之于後使其
家聲赫奕久而益昌若虞之元凱周之名尹漢之表
楊其慶當何如哉不然若齊桓公征楚而孝公與之
盟于國齊桓公攘夷而孝公與之盟于邢書曰厥父
菑厥子乃弗肯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為先徳

之累亦既多矣叔孫昭子曰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故先穀之累友軫越椒之累子文歆之累向杞之累奕其去李陵幾何哉而况欒郤狐慶之後者抑又不足言矣故曰以功名相付者謂之世濟以富貴相承者謂之世祿金張許史重侯累將窮富極貴不足為世輕重而六龍三鳳之流聯飛並鶩垂芳于無窮而唐表利貞族祖誼為蘇州刺史自以其

先世宋太尉淑以來盡忠帝室瑯琊王氏導雖奕世台鼎而為歷代佐命恥與為比常曰所貴于名家者為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執利禄者又烏足數乎噫此類誠足嘉矣雖然幹之固矣幹之而少不克慎焉未有不遺天下之大患者唐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

七百段上怒杖光超而流之于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于山谷雖與之莫敢受夫德宗矯代之失而深懲宦者之蠹可謂明也已矣然其終也舉不信羣臣而惟宦官之從至委以禁兵而其後人主廢置遂出于其手則其為害有甚于代矣何哉不知明王改其先過之道而乗之以輕鋭之氣不能守之以忠信誠慤之心而出之以率意妄動之情夫是以初年之矯所失愚人以為喜而明哲以為憂也孔子曰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有以哉易曰幹父之蠱

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何也葉子曰父之壞常也母之壞天下之大變也治父之壞可守常也治母之壞而不通天下之變可乎呂后死而平勃誅諸呂以安劉呂后則無及矣武曌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君子安得而不謂其膠常守故不學無術而無以

善其終始乎是故處天下之大變者不可不執天下之大義知天下之大義者然後不泥天下之大常不泥天下之大常者然後為得天下之大中故文姜與弑魯桓莊公即位外之不能復父之仇内之不能禁母之淫復使會于禚會于師享于祝丘再次如莒公卿大臣不能使之討齊車馬僕從不能使之不出魯此不過匹夫之行而非達孝之道也是故觀于夫子春秋所書文姜哀姜而幹母之大權可以得之矣易

曰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何也葉子曰弊之當革也則革之革之而不力則有趙扑之過然雖革其所當革也革之而過焉則有熙豐之禍君子可无慎乎是故有撥亂反正之盛心者常存觀變察幾之智抱有能有為之大略者當知從容順應之常不然悔吝生而過責歸矣向戌来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名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

為之毁之重勞且不敢間夫獻子于兄之所為無大過焉者寧居之不改如是則曾文公之必毁泉臺者宜春秋之所譏也昔者唐宣宗初立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至僧尼之弊皆復其舊熙寧之法病民者將二十年司馬君實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一切取而更張之海内之民歡欣鼓舞甚于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矣然而法相因則事成

無漸則民病范純仁言之而不聽不幾于激天下之
亂耶特其情雖過而心則無尤氣雖張而理則不拂
君子于是乎有通論焉耳不然見天下之弊不勝其
忿一決而去之此其禍不為晁錯則為景延廣可勝
悔哉噫能剛能柔不過不激吾于管仲之定襄王子
房之安太子仁傑之反唐祚有取焉易曰幹父之蠱
小有悔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何也葉子曰拯溺者不俟河之

涸救焚者不需雨之洛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者不俟時日之良故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不然板蕩之禍夫豈紆徐迂濶者之濟乎趙盾輔靈公繼襄業以大芘中夏正當力攘荆楚急扼其始橫而大宣其威力可也顧于狼淵之舉方且視為泛常而諸大夫之會緩不及事師及鄭而楚已因公子去矣悼敬之難子朝之亂霸者所當亟辨邪正戮力靖之而二年之後晉始使士景伯莅問周

故辭子朝之使又踰年趙鞅㴽于太叔𥙿婦恤緯之言感于缾罄惟罍之恥始為黄父之會以期明年之師不求急難纓冠之義而姑問揖讓周旋之禮是豈拯溺救焚之道哉楚子聞宋殺申無畏也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劒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蠻貊之敏于猾夏如此而㫖則怠緩鞅則坐視春秋安得不譏之乎故曰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又曰王室之亂五年而未平傷天下之無霸

也嗚呼軍旅之事夫子以為未學而春秋所書戰伐之事無有以為合于義而許之者獨于救兵皇皇汲汲如此不可以知拯難之義乎故胡文定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吴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能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

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若夫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後二年而邢始遷于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後二年而齊始封衛于楚丘則是長人之亂而以張吾之惠多寇之虐而以明吾之勲以千萬人之命而易吾一身之名尤為聖人之所惡矣故東萊之說曰王者之所憂霸者之所喜也夫不經桀之暴則民不知有湯不經紂之惡則民不知有武功因亂而立名因功而生要非聖人之

本心也若霸者則異是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故將隆其名則必張其功將張其功則必養其亂養其亂而使社稷已傾都邑已顛屠戮已酷流亡已衆然後徐起而收之拔之于危蹙顛困之中致之于豐樂太平之地則深仁重施力大而名赫矣嗚呼是誠何心豈非聖人之所深惡而痛絶者哉甚至楚圍宋而告急于晉伯宗以為天方授楚未可與爭不敢出師却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則又鼠之行而

賊之心劉曜逼長安瑯琊初無救援之意及聞長安不守則姑出師露次移檄四方假漕運稽期斬督運使淳于伯及劉隗上言其寃不過引咎自責則秦人之肥瘠而越人之視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之進逼京城僖宗奔鳳翔明年田令孜劫帝如寶雞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承旨杜讓能獨追及之乃有太子太保孔緯等數人繼至緯令百官赴行在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泣謂曰布衣親舊

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而臣子屢召不往耶
御史請辦行裝數日而行則又坐觀其至親骨肉之
溺而談笑以道之者嗚呼其罪尚可得而勝誅也哉
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何也葉子曰飭治振起者英君自
奮之志左右奔走者羣雄並翼之功昔者桓公在位
管仲見立有間有二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
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

方之遠所欲至而至焉非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之有舟楫也然則以羣材之幹而支大厦之傾則支之也若張蓋以多驥之力而起廣車之僨則起之也若反掌矣高宗之夢卜傅說而嘉靖殷邦宣王之錫命樊侯而王猷允塞晉文公之得五人而歸為霸主燕昭王之賢士歸往而頓復齊仇漢光武之延攬英雄而恢復故物業所從来久矣豈庸常淺

陋之所能與哉彼宋襄公有一子魚而不能聽魯昭公有一子家駒而不能用漢靈帝有一陳蕃而斥且免唐文宗有一裴度方將屏棄而不録夫何為哉易曰幹父之蠱用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何也葉子曰天下不可無此等人亦不可無彼等人天下不可無此等事亦不可無彼等事與君偕出孰與立節與我偕遯孰與撥亂十八侯司其事矣四皓可與紫芝之而同老二十八將

成其能矣嚴光可與富春而同歸是故王者有事事者則不待吾事衆人無尚事者吾安得不尚吾事乎此其志蓋將立天下之人極建世道之綱維者歟何其義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信乎易曰不事王侯髙尚其事

䷒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何也葉子曰權盛則動而如意勢昌則爲無不成君子能進而凌逼于物矣而

其志有不行哉所貴者壯而能正健而能說決而能和不于頄而于心不于氣而于理焉耳惟舜之去四凶為能誅而不怒惟周公之去三監為能怒而不擊惟孔子之去少正卯為能擊而不忿陽球磔王甫之屍未嘗不快也而識者早知禍機之已伏石介慶夏竦之去未嘗不幸也而君子先諗禍本之已存宋哲宗幼冲嗣位太后高氏臨朝任用賢相政事修舉國內大治號曰女中堯舜太后崩熙豐黨人得志横行

追貶元祐正人殆無虚日卒致禍亂内變外寇乗釁而起中原卒不支矣權之盛勢之昌夫豈易處乎雖然此人事也有天道焉極盛者則必衰極昌者則必萎君子知必至之天運而委曲周旋以圖之庶幾自保之道矣人事以速亂而天運適遭其所窮豈知禍之所終哉此常安民所以有薛季昶之慮也易曰臨

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初九咸臨貞吉何也葉子曰君子之居世也時不遇而

道廢焉則無以斬豺狼之當道遇其時而身屈焉亦無以問狐狸之野嗥有其時居其位矣凡有小人何者不在其淩逼之中乎子路初仕衛不敢委曰小臣不問大事也其質之孔子也不敢忌曰下官無侵上職也方墮郈又墮費既墮費又墮成必欲公家之强而私室之弱豈敢安乎其位一事置之不問哉若曰事之不濟則天也吾如彼何哉殫其心而竭其力率以正而臧其謀神其機而妙其發此則君子之所自

盡也不然則志邪而意肆矣君子為之乎易曰咸臨

貞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何也葉子曰未嘗不欲凌小人者

君子之心也欲凌之而卒不能凌者所遇之不同也

有其位矣而德不足則釁生李懷光欲誅盧杞趙贊

白志貞之奸而卒為所圖陷身為賊君子之所憾也

有其德矣而權不侔則說貫劉蕡論宦官之禍而廢

于唐陳東歐陽澈極言黄潛善汪伯彥之奸而廢于

宋君子之所痛也其惟司馬君實乎放李定貶范淵竄惠卿免蔡確去一時之小人而活萬人之命罷數十年之患政而興一時之利以其德實而才充位尊而望重耳不然能無困蹶之患乎故曰去河北賊易去中原朋黨難易曰咸臨吉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何也葉子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者君子悅以先民之道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君子悅以利貞之戒也不以正而以邪

天生民而樹之君之意固若是乎使司牧之無失其性其道固如是乎君子不由也曷之何其弗禁焉荀子曰順州里定廛宅養六畜閒樹藝勸教化趨孝弟以時順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垂事養民撫循之呪嘔之冬日則為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瓞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奸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

不立是姦治者也嗚呼此五霸之道易盈易涸終不足以語于仲尼之門有由然哉下此而假君之恵以濟其民竊上之寵以和其下若陽生之入而不敢言語欒孺子而皆泣陳氏厚施于國宋鮑禮于國人季氏世修其勤是謂並其守國之器而竊之于以遂其終身之詐而成其滔天之惡而不容于堯舜三代之世者矣況以之而制小人乎以肉飼虎終為所吞以蜜餵蜂必為所螫光明正大之道不如是也易曰甘

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四至臨无咎何也葉子曰君子之治民也以平易安靜為極功而其制小人也以必咨于周為切務漢章帝之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章帝此詔意何為哉俗吏之

為患甚矣其可惡也以辦事為功以稱職為能以刻為威以察為明以政化為高論以風俗為迂潤當其初也百姓畏其威令行禁止所求者遂所欲者得有所任使不避劇易皆能成功故朝廷之上翕然以為能而天下之士爭慕效之翕然成風民心離散國體破壞元氣消喪而風俗自然耗矣彼豈知善人君子安靜不擾悃愊無華其政悶悶若不足以快人意而豈弟慈祥寛宏廣大不自知其感化民心扶植教德

薫蒸和氣與一世共躋于仁壽之域其功之至極孰有加于此哉若夫其制小人也則不然未始以疏視之也識到計到以折其奸心未始以慢治之也威到力到以摇其厲氣未始泄泄沓沓以加之也謀到聽到以專其成事然後小人得而去之矣視之以疏則彼得以玩我迂治之以慢則彼得以格我怯加之泄沓則彼得以間我漏夫可苟焉而已哉唐敬宗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踈惡執留勅使奏以春

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疋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東都敬宗患之欲遣使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于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餘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服非朕所愛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修工匠皆是虛語若

欲直挫其奸則云丁匠宜速遣來若欲且示含容則云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不二月幽州軍亂殺克融並其子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為留後武宗欲討之宰相諫官多不可李德裕以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獨請討之武宗問計對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得其聽命不從旁阻撓官軍則成擒矣遂決意討稹羣臣之言不

復入矣二鎮果聽命德裕又恐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上曰悟迫于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借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贈使宣慰使繼往商榷然後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以為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下詔討之稹使牙將薛茂卿拔河陽科斗寨距懷州十餘里議者鼎沸以為澤潞不可取上亦疑之德裕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則

成功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阻議者我必于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及洺州刺史李恬以書與從弟石云積顧舉族歸命石以聞德裕言今官軍四合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兾以緩師宜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面縛境上則石當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為誠欵則石誠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上皆從之積果擒斬此皆老臣知周萬物而道濟

天下無所不用其極者也以是而制小人小人其有不去者乎高駢使僧景仙説驃信馮寶使妻冼氏使李遷仕致其溺而怠啓其信而驚亦庶幾切計極務者矣易曰至臨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何也葉子曰治天下有要道也達者知之衆人昧焉何也淮南子曰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以刑而不刑也百工惟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

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知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才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内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于化民也若風之揺草無之而不靡傳曰先王之宰天下也律天時因地利協人和如此而已矣是故知天之道者拜以為師矣知地之道

者進以為友矣知人之道者任以為臣矣燮理陰陽而四時以敘知天道也經畧剛柔而庶土以平知地道也啓沃仁義而五品以遜知人道也雨暘愆期寒暑無節郊焉而天神有弗格則師贊之考其道如此而不復其常則免其官曰官天之命也山冡崒崩川流不蹟社焉而地祇有弗歆則友助之修其德如此而不復其常則削其禄曰禄地之産也敎化晦塞風俗不美廟焉而神鬼有弗享則臣詔之省其功如此

而不復其常則褫其服曰服人之章也三才有定職也三事有成能也此先王所以不勞而成治也故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昔者舜明四目達四聰咨十二牧葢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此舜之所以為大智也何也以天下之目為視則何所不明以天下之耳為聽則何所不聞以天下之心為思則何所不得苟不集人之衆而惟任己之獨則必有遺視遺聽與遺思矣是豈帝王之髙致哉故

曰去聽以無聞則聰去視以無見則明去知以無知則公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是以舜恭已而正南面神而明之以成至治非天下之大知其孰能與于此降而知是道者周公也記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尊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廉潔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

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名公也博聞強記侒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然則人君而獨任其知其斯以為不知乎故管子曰明主不用其知而用衆人之知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衆人之知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用天下之知力則身佚而福多獨用其知而不用

衆人之知獨用其力而不用衆人之力則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故曰雷霆草木人不能為之舟車陶冶天亦不能為之也威福玉食人臣不當為之簿書期會君亦不當為之也又曰無代馬走反盡其力無代鳥飛反敝其翼夫萬機庶務皆當不自用而任人況制小人乎唐憲宗用杜黄裳之獨對任高崇文討蜀卒梟劉闢之首威行兩河用武元衡之壯謀任王鍔討吴卒斬李錡父子藩鎮惕息用裴

度之獨斷任李愬討淮西卒擒吴元濟于蔡州天下
震慴雖以李吉甫故罷裴垍學士然寵信彌厚未幾
復擢為相謂之曰以太宗𤣥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
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
學士謀之嘉翰林學士崔群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
必取群連署然後奏之故再用李絳之謀未敢輕動
河北而魏博果亂推田興為留後率衆聽命復用絳
謀遣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

軍士受賞歡聲如雷成德兖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乎鄆蔡恒遣游客間說多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公之所惡也我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所臨如是其知不亦大乎不然將不免于譚忠之所窺矣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為

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紓君憂季安欲從之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于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于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耻且怒乎既耻且怒必任知士畫長筞伏猛將練精

兵單力再舉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較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隂遺趙書使解陴障遺魏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隂與趙計得其堂陽嗚呼若是而幾何不為人之所愚弄乎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

上六敦臨吉无咎何也葉子曰君子之抱道守貞也有險夷不易之心其憂國愛民也有死生不變之節則

其與小人固不容一日比以至終其身而不能少間
與之合者況當國家之任係天下之故而臨之有不
厚且長乎史魚之于子瑕死且不置必以尸而斥去
之宋璟之于二張雖君父之意有不恤終不可得而
少假焉可謂處小人之上而臨之終始如一矣魏元
忠再相之後依阿取容任三思之惡而不言元稹一
經挫折不克固守後遂自毀與賢人君子為仇敵焉
李晟以盃酒間遂釋張延賞之怨而且求其女與子

為婚裴度令狐楚鄭覃受李訓之豢而不知辭避則不克有終矣君子志在潔身而貞行保國而和民者不免若是二三其德也而可乎易曰敦臨吉无咎

䷓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何也葉子曰君者人則也是故其儀不忒而後可以正是四國也君者非則人者也是故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管子之言曰民不可稍而掌也可井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

靡而致也衆不可户說也可舉而示也然則舉天下
而示之則柰之何其輕且苟哉書曰惟幾惟康其難
其慎詩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禮曰王者中心無為
以守至正傳曰洗心以退藏于密齊戒以神明其德
不輕于自用不果于有為不苟于發設夫然不失正
是四國之道下觀而化之則也不有以立君道之準
乎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又曰為政以徳譬如北
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曰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

行不言之教清淨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又曰橋梓直立而不動俛仰取則焉人主靜默而不躁百官得修焉又曰上無事而民自試抱獨不言而廟堂既修鴻鵠鏘鏘惟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是所以為示天下之道乎是故觀諸天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是也觀諸其國顏淵為政而由賜無所施其能是也觀諸其家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是也嗚呼其可以易言乎易曰觀盥而

不薦有孚顒若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何也葉子曰童子觀畫知其備五采耳雜山川草木人物焉耳而不知其圖古蹟也童子觀戲知其備詞曲耳雜喜怒悲歡離合耳而不知其示忠孝也是故知其通變之利知聖人服民之心而不知其神道之教百姓日用而不知童眸矇瞶而無見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吾何尤焉若夫老子之言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知

天道管子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知也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産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入國邑視宫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虚實之國可知也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入朝廷觀左右求本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强弱之國可知也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寛惠行于其民與不行于其民

可知也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本其著知其微察其迹得其幾君子之秉哲達人之通觀也矇矇昧昧短見而瞀窺斯十九年而有童心矣亦可鄙之甚乎易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二闚觀利女貞何也葉子曰以門外為等閒不出户而无攸遂此女子之道也大丈夫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畏天命而悲人窮吾分内事矣内之為女

貞可乎哉是故覩文明之盛而不思啓天下于文明仰康樂之安而不思躋天下于康樂享和平之福而不思納天下于和平深入門庭而不出偷鄙之極矣昔者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

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曷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馬用樹嗚呼此食租衣稅止願為太平之民者之所為而君子為之不亦淺之乎其為大夫乎易曰闚觀利女貞

六三觀我生進退何也葉子曰不顧其身而必進趾之壯者也是謂忘其身不顧其君而必退節之苦者也

是謂忘其君二者則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是故士君子懷才抱器未嘗不欲行道濟時致君澤民為心然才器雖已有而道之通塞則係于天用舍行藏尤在于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安于所遇俾身名俱全斯為處世之善矣不然若漢末陳蕃李膺范滂諸賢始履虎尾之危幸脫虎口之厄復捋虎鬚之險卒抉虎吻之噬不亦可悲也哉雖然不為數子而飾偽以要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

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
迹違斯又聖王之所必誅而不足與于士林之列矣
尚何出處之為道哉善乎李固之勸黄瓊欲其一雪
當世之議也易曰觀我生進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何也葉子曰横政之所出
横民之所止則伯夷太公不忍居三綱絶人道忘則
逢萌為之掛冠梅福為之去亂然則禮樂文明之炳
曜紀綱法度之昭彰大明在上聖化光颺君子豈固

為蒙澤之叟巖壑之棄也耶傅說對揚天子之休命箕子親近天子之耿光山東之民願少須臾無死以觀漢室德化之成感于時也故曰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又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嗚呼世不喪道而道不喪世如此君子其能不為之一慶哉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何也葉子曰元筮以自審者人君比天下之道皇建其有極者人君立成王之孚傅曰

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為民父母何如曰君
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
殖盡于已而區畧于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
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
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
由事寡易為是以中立而為人父母也是故君子之
行也記曰在朝廷則道仁義禮知之序燕處則聽雅
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

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淮南子曰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泊無以明德非寧静無以致逺非寛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懐衆非平正無以斷制是君子之行也有是君子之行以臨其兆民庶幾其不夾乎舍堯舜三代不足以與此宋祖之言曰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

見之其亦庶幾于此易曰觀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何也葉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爵不在而齒在則天下之所讓年也為天下所讓年而徒以其年可乎齒不在而德在則天下之所尊道也為天下所尊道而不以其道可乎是故居事外而有事之志不可忘不為觀而反觀之心不容已何也爵者政之所出而齒德也者俗之所趨也故曰觀政在朝觀俗在野又曰政之所及者淺而

俗之所得者深善政未必遽移薄俗而美俗則足以救惡政昔者閔公之難齊使仲孫湫省焉湫歸而桓公問曰魯可取乎對曰猶秉周禮未可動也夫閔公為君生甫八歲哀姜君母棄位而奸慶父大臣弒逆而賊周禮大禁舉皆犯之而湫曰云云則不于其政而于其俗也嗚呼俗其可以苟焉而已哉為天下風流之所趨而民俗之所效者又可以輕忽云乎哉是故子賤之治單父而入其郛者見棄魚之俗魯恭之

治中年而履其郊者見馴雉之風有由然矣其分彌尊其節彌厲其身彌退其道彌髙其事彌閒其徳彌盛其位彌遠其行彌堅振其清穆之風以養禮義之俗敦其一時之行以為百世之師此君子之所不容懈者也古之君子子思之在魯子夏之在西河之上子方之在魏嚴子陵之在富春裴晉公之在緑野與夫洛社耆英之在洛陜也若之何其為觀哉而若之何其自考哉故曰舟車鹽鐵何如採蕨期會簿書莫

忘採薇易曰觀其生君子无咎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葉八白易傳卷六七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舉人臣陳賓

葉八白易傳卷六

明 葉山 撰

䷔

噬嗑亨利用獄何也葉子曰兩情之不通者一孽之為間也萬理之未融者一疑之為窒也然則惑既辨而悅諸心隙既塗而協其志不亦天下之定理乎故淮南子曰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

而行乘衰而流雖有腐髊流漸弗能汙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管氏之書曰水未始弗勝火也鬵釜鬲之則火烈熾然熬而不已水涸竭枯乾而失其性矣鬵釜之鬲其患乃如此然則君臣父子朋友之間而一有讒邪間于其中其害可勝言哉成王周公之管蔡楚平子建之無極髙國與諸大夫之陳乞一日不去則君臣父子朋友一日不得而合矣是故梗者決而後必始悅間者融而後情可通自一身而推

之天下無不皆然者非特父子君臣朋友而已也夫間而必使通隔而必使融此疏淤理滯之道通塞決壅之機也是故以是道而聽訟情則無壅以是道而斷辭民則無咨舜禹之興而為天下之所趨者此其道乎臯陶之明刑子路之折獄亦率是軌也已易曰

噬嗑亨利用獄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何也葉子曰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興陳良是也英斷之人不必懲戒而自改周處

是也若夫小人豈易易哉不威則不懲不懲則不戒故曰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其形也又曰教化之廢引君子而墜于小人之域罰懲之飾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塗然則庶頑以撻而格王駘以兀而賢朝為小人暮為君子聖人之刑蓋期于無刑信矣誠齋之言乎昔者楚之為楚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周王不君而橫行江

表遠交魯近伐鄭駸駸乎守闕問鼎之勢矣齊桓一舉召陵之師則退休江漢不敢犯王室者幾二十年晉文一勝城濮之戰則遠避荆郢不敢亂中國者五六十載小懲而大誡如此不然周室為其所并矣此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者夫子所以大其始懲之功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何也葉子曰匪佞折獄惟良折獄故天下之最可以服人者惟賢惟德也而鴟義奸宄

奪攘矯虔亦有卒不可以賢德服者巨憸猾豪也雖然賢德在我君子亦修其歛焉求良而已矣憸猾之懲而弗吾服吾何容心哉古之人所以不罪人而罪我有由然矣是故舜有好生之德而苗民逆命禹有訟獄之歸而防風不来非舜禹之歛也所乘非其人也然則大順大化之中固有負固梗逆之醜耶故子路之片言折獄而終不能隋𡊮成孚産之舉國順命而不能克子南子皙之訟埶所不行有自来矣吾于聖

賢乎何尤雖然吾有服人之德而人有不服之心吾何愧矣若武后有憾于郝象賢使奴誣告象賢族誅之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宫中隠慝自後法官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則不務德而務禁人抑末矣彼雖不得言而吾服彼服彼云乎哉易曰噬膚滅鼻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何也葉子曰弱于齒而噬大堅齒必不全短于才而治巨黠黠則反詰然則欲

治人之不道而才不稱信取辱焉而已矣魯桓以弑君之賊無恥之人而强平宋鄭故宋鄭爲之辭平欲平莒及郯而莒人不肯故雖侵宋伐莒而必不能使心服矣朱全忠龍李克用克用前後八表稱全忠陰猾禍賊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率本道兵討之僖宗無德威以爲畏無德明以爲明祇優詔和解之故朱全忠益無所憚而克用終鬱鬱心不能平卒之不服而爲唐之梗矣故曰百揆非舜則去四

凶以安民祇以危民司寇非仲尼則誅正卯以治曾祇以禍魯雖然邪以閒正則治邪者為輔正奸以梗賢則治奸者為護賢才雖不逮而推其心可以保國力雖不堪而扶其義足以定邦故大者翟義舉兵西誅不當攝者李敬業以匡復廬陵王為辭次者陳蕃竇武之去漢賊李訓鄭注之去唐㐫事雖不濟君子蓋有通論矣是故吾寧為魏戊不為叔魚伯州犂易曰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何也葉子曰天下之流奔壑赴而不可禁止者莫急于有抑而欲伸天下之疾趨亟往而莫能遏禦者最先于有辭而欲白惟宫惟反惟内惟貨惟来而奔者注赴者止德威不畏德明不明而趨者反往者復矣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而天下之强梗服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則天下之有所抑而欲言有其辭而欲達者不之我而曷之哉文王之虞芮質成包拯之裹

糧聽斷是也不然將爲愚谷之老人寧喪馬而不來矣昔者桓公獵于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名何谷對曰以臣名爲愚公之谷公問其故對曰臣故畜牸牛生子大而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歸以語管仲仲曰此臣之愚也使堯在上皐陶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必不與也知公訟獄之不正故去之而不訟耳然則

訟者之来不有以知致之乎雖然緹縈有言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其可苟焉而已哉不曰其難其慎則以民命為戲不由正常平直則為獄吏所舞其不流為秦刑隋法者幾希矣可不慎乎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之大極曰死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棘槐以斷之情訊以寛之朝市以共之哀矜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情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矣夫易

曰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何也葉子曰小人之惡

止之于初矣順者變而為君子逆者積而為獨夫獨

夫天所棄而人所疾塊然死物而已食其肉而寢處

其皮也夫何難哉此天下之大順遠近之大化舜去

四凶而訟獄之咸歸禹格苗民而萬國之畢會者也

雖然元惡大憝固當誅而欽哉之恤不可以不慎一

怒安民固所望而好生之德不可以不全故曰獄者

天下之大命又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反是故州郡之不當刺史得而平反之刺史之不當廷尉得而轉移之廷尉之不當天子得而更張之天子之不當天下鮮有所措其手足矣故唐高祖之言曰雖太子有罪亦不可赦近于公矣而失父子之恩使太子不免于紲死玄宗以重刑加于后黨之輕罪近于斷矣而傷夫婦之義使皇后不免于廢殺故曰幾者動之微不可以不慎也又曰八議設而後輕重得其宜君

子戒之焉易曰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上九何校滅耳凶何也葉子曰揔惡之極天網之所不漏也獲罪于天人刑之所必及也鄭莊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齊仲孫湫曰難不已將自斃州吁弒完而虐用其民衆仲知其必不克商人弒舍而多行無禮季文子知其弗能立楚顗僭王馮陵中夏戰勝諸侯毒流天下復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卒之禍發蕭牆而莫之覺楚虔殺麇自立而求諸侯于晉

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于鄢城竟莫校畏其彊盛則曰晉楚惟天所授不可與爭滅陳而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于梁身竄于棘里而縊于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下至李斯趙高滅于秦董卓梁兾滅于漢韓全誨崔允滅于唐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秦檜賈似道韓侂胄之徒滅于宋所謂小人以小惡為

無傷而弗去而不知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重辟所潛至矣夫孰有能逭其天刑者哉雖然自取之也使耳而聰聰而明則聞言而聽知過可改何至為天下之大僇乎陳轅頗出奔鄭初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袁咺進稻醴粱糗腶脯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飢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

何備也曰臣儲之曰奚儲之曰為君之出亡而道飢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何不諫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諫而恐先郭亡是以不諫閻樂將兵入望夷宮射二世二世怒名左右皆惶擾不鬬傍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曰公何不早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此故曰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阱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自古昏亂之禍皆如

此豈特一商鞅不聽趙良之言蕭至忠不受宋璟之諫乎易曰何校滅耳凶

☲☶

賁亨小利有攸往何也葉子曰盛矣哉文之始乎洋洋乎郁郁乎用之邦國焉用之鄉黨焉薦之于鬼神焉羞之于王公焉何其通達而敷暢乎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

非物則無别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缺也傷矣哉文之盛乎用之久則彌甚行之逺則滅質始于黄唐而極于有周繁華盛而朴素亡物采彰而真實泯其何以行之哉昔者孔子筮得易賁卦愀然而不樂彰文之弊也其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正以苦于文而戹于時不得已焉耳不然何以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進也者羲黄之真三皇五帝之精也嗚呼文乎達于始而弊于盛乎非有道者孰能識之

易曰賁亨小利有攸往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何也葉子曰君子一身斯文之會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是故達而在上也弁冕朱纓以文首錦衣繡裳以文身虎韔彪柄以文乎天下不幸而窮在下也夫何飾哉華其足不妄行以垢辱文其拇恒兀兀以防走豹韔絢蔚以文乎其身而已矣煙霞之處其雲漢之章乎奚事分外之榮焉伯夷棄列土之封而采薇首陽之巔嚴光舍諫議

大夫而釣于富春之水於陵仲子辭三公而為人灌園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彼豈以一物之微而動其心者哉易曰賁其趾舍車而徒六二賁其須何也葉子曰君子處天下之事也有道焉可以速則速其速也不為躁可以緩則緩其緩也不為遲是故備武事則啓處之不遑故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修文教則優游而不迫故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又曰孔明而不死

禮樂其庶幾矣進退遲速皆道也然則文章禮樂而可驟然為之乎可以非其人率意而為之乎是故乃翁有馬上之習而説以詩書謙讓有未遑之心而導以禮樂不俟人也君子以為陋而疎得古磨三十六而請興禮樂于外戚用事之朝見博士不講習而請修學校于閹宦弄權之日不俟時也君子以為迂而安善乎致堂之言曰曹褒深見叔孫通之儀未當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排班固廣集諸儒共議得失

之儀任其獨斷矣豈知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戾而乃身當重任決以獨見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讖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以逆知其外繆矣嗚呼曾謂禮樂文章而可以苟然乎哉易曰賁其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何也葉子曰鴻荒之世其民涸以焦羲農之世其民澁而燥其惟堯舜成周之盛乎禮樂興制作備文物具典章成由其世者足以華身

而澤體潤耳而濕目生民之大幸君子之盛際也故

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于

二代郁郁乎文哉然則君子際此奈之何固其質不

使以文滅篤其初不使以末踈執其貞不使以華凌

敦其朴不使以儀牿孔子之從先進孟子之守古制

率是道也林放問禮之本抑亦其善反者乎不然水

積而生相食之魚土積而生自穴之獸禮義飾而生

偽慝之本其弊不可勝言矣易曰賁如濡如永貞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何也葉子曰生文明之世者文盛則樂主文明之運者文盛則憂居近君之位近臣之親不主其柄而挽其趨反其本而黜其靡可乎故身處其白示天下以則馬乘而疾亟反之以質此豈與天下為鬬逆其好而拂之欲哉防其流而節其潰所以存其性而教之中父母之心愷悌之念也伊周之訓誥用是道乎中古以後斯道替矣知此者霍光知時務之要楊綰敦清簡儉素之節司

馬光守純樸貞白之風易曰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何也葉子曰楚之興也篳路藍縷而其衰也翠被豹飾吳之興也食不重席而其衰也次有臺榭陂池宿有妃嬙嬪御故國之興衰成敗視其君之奢儉而已矣何也漢時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管

子曰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于備用者其悅在玩好農以勞矣而天下饑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于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是故博帶梨大袂列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明君子務也君淫而民侈國濫而俗流雖有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是故卑宮室惡衣服非飲食不為廟堂朝著之飾而為丘陵田園之務大布之冠大練之衣大辭之服不為綺羅錦繡之文而執簡素淺小之物則人將曰田舍翁得此亦足

矣曰上之人無聞知富有天下之氣象尊為天子之規模固不如是也然為天下敦大本主忠信幹風俗豈曰小補之哉成康尚矣髙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孝文不愛千里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真知是道矣乎梁武雖不足道其亦興乎陳叔寶隋楊廣焉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上九白賁无咎何也葉子曰志有之夏尚忠君子忠矣

小人失之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尚之以質君子質矣小人失之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尚之以文君子文矣小人失之鄙救鄙莫如忠是故白黑青黄旋相為尚者色之濟也英華果實旋相為變者物之成也居賁飾之極當文窮之時可無拯救之權乎以忠信誠慤之心為嘉會合禮之飾率真純朴素之務為俯仰進退之容則是挽太始于波靡之日回淳初于亨盡之時當國者之盛事也曷使天下之靡靡乎是之

謂以質為文以素為絢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嗚呼此伊周之訓誥蕭曹之清淨平勃之寧壹所以為天下萬世大臣之準歟雖然馬廖有言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唐代宗以楊綰為中書侍郎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

崔寬第舍宏偉亟毀之此可以回天下矣不然是為公孫之布被而窮奢自在徒為惡實之嗤揚雄之丸器而淫濫不救終為千古之姍矣則亦何益之有乎

易曰白賁无咎

䷖

剥不利有攸往何也葉子曰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猶之瘠無不噬也陰自下起則駸駸之勢其漸不可遏彼落我矣陽自上觀則忽忽之微其盡不可保我將

落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君子將何之哉漢徵魏桓桓不行其鄉人勸之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數千其可損乎廏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曰使桓生行死歸于諸君何有哉裴頠薦韋忠于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欲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乎逸民每有心托我我常恐其溺于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

而就之哉楊駿辟王章為司馬章逃不受其友怪問之章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疎遠君子專權自恣乎吾踰海塞以避之猶恐及禍柰何應其辟乎亞聖之後有孟文龍者廢于賈似道後史弼等列薦起之文龍答書曰文龍未死慚負明神羣公相國以忠孝文龍為羣公起將何以令今之事君者敢以死辭噫若數子者知天行矣不然若前漢王式與諸博士共薦詔除為博士既至為江公

所辱式恥之謂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勸我竟爲孺子所辱遂謝病歸若此者雖往何益可謂不諗消息盈虛之故不察進退行藏之宜矣易曰剥不利有攸往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何也葉子曰毒甚者機不發之驟奸深者禍必探其端小人之欲凶于而國也夫豈遽及其國害于而身也夫豈遽及其身哉滅乎下使上承者無其具懸其上使下倚者無其資夫然後一推

而可蹶一撼而即仆天下之事不中其奸不墮其計者鮮矣李斯趙高佐始皇坑殺學士盡用法律之徒俾高義儒者野蹲而草伏而天下蓋岌岌焉李林甫為相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名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出為下邽令自是諫諍路絶人主孤立漁陽一嘯而唐室亡矣嗚呼衆君子者人主之

股肱天下豈有手足折而身獨立者乎易曰剥牀以

足蔑貞凶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何也葉子曰小人之禍猶之蛇

虺然中乎一肢未有不徧于四體者也及于四體未

有不攻其心腹者也誅小臣而小臣盡矣進而及大

臣也曽是而有忌乎滅遠臣而遠臣盡矣進而及邇

臣也曽是而復顧乎趙高勸始皇殺學士立法吏矣

已而勸二世族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去先帝之舊臣

更置陛下所親信于是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人人自危欲叛者衆而楚戍陳勝等作亂豪傑並起而亡秦矣九齡罷林甫相一日殺三子而天下之事尚可為乎易曰剥牀以辨蔑貞凶

六三剥之无咎何也葉子曰兩虎相噬則人可逸兩騃相鬬則馬可走邪剥正將盡竟與類為釁隂消陽已極竟與黨相軋其趙高誅李斯國忠激禄山之時乎君子于此可以獲弛擔之利矣故齊楚為釁高祖可

以息肩汜淮相治承奉得以少紓王呂相傾子瞻得以緩死易曰剥之无咎

六四剥牀以膚凶何也葉子曰水自地出而及于簀火自燎突而入于寢必然之勢也不決諸地不滅諸突而曰水火不為吾害有是理乎撼其卧而不使之安則卧必墜敲其寢而不使之息則寢必驚斯為禍矣傳曰所謂禍在此矣及身之謂也股肱折手足腹心裂患豈在外乎趙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項羽

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章邯等數却燕趙齊楚韓魏皆為立王自關以東大抵盡叛秦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已屠武關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使其壻閻樂等將兵入望夷宫刼二世令自殺名子嬰立之嬰立三月而秦亡矣漁陽之兵一起而明皇竄蜀切近之災夫安得而逃之乎易曰剥牀以膚凶

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何也葉子曰魚潛在藻或躍于淵孰能貫之聖人之權貫之奚為承寵于陽曷

其承之以植天綱嗚呼斯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者乎彼以慕仁而歸周吾則倡義以事紂彼以怨紂而來歸吾以事紂而復往翊恭王室而大義因之自明焉稽首商庭而大分為之自定焉則欲逃之父母之國者至是而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至是而無解于惻隱之心矣民雖畔商而不亡商民雖歸周而不臣周文王此意盖深遠哉噫非內文明而外柔順之聖人其孰能與于此故曰周之

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易曰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何也葉子曰孤陽
在上引而未絶大命近止間不容髪有文王則天下紂
之天下也文王且服事之而况其他乎無文王則為
曹操之漢猷司馬昭之髙貴鄉公劉裕之晉恭帝本
實蹶焉而枝葉之害一果之實誠不足數也雖然華
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長孺曹操
欲篡漢而憚孔融世變之極茍有一士大夫直躬履

方義形于色者居于其間力雖不足其威望猶足以折奸人之心况身為文王而當紂世者乎下至唐宦者張承業從晉唐亡十六年而忠心耿耿不忘舊君能使李存勗終身以復仇為事承業卒六月而亞子稱帝所謂天地間不可一日無君子信矣嗚呼均一命絶之夫也遇君子則存遇小人則亡其在幸與不幸之間乎易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利有攸往何也葉子曰君子不患吾道之不行而惟患陽德之不長不患陽德之不長而惟患天運人事之不周天運回人事善陽道盛而萬事舉矣宋之神宗誤用安石而天下無復生意陽德或幾乎絶矣哲宗以幼冲践祚宣仁同政初年名用司馬光吕公著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開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化為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天下正氣久屈而不伸者至是

能無一達矣乎故蔡確免安石卒惠卿竄而馬吕之動作無抑塞蘇軾言變法宜漸范純仁言差役緩行程頤舉坐講禮而諸賢之進退無碍阻太平之風可指日而致雍熙之治可刻期而得矣尚何功之懼不成而業之慮不就耶故曰陽春布德而天下無滯物元精會氣而四體無僝形易曰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利有攸往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何也葉子曰今之君子過則

順之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小人之長惡非乎而曹操之下令是巳始焉誦茅鴟而不覺旣而歌相鼠而不知下愚之寘頑非乎而慶封之為使是巳若此者望其知過且不能而況于改乎是故楚靈之不能自克以及于乾谿之難商鞅之不知變而蒙車裂之禍古今蓋不少也故曰巳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此周處為百世之俊傑而下至唐垧之類亦君子之所與矣雖然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徵于

色發于聲而後喻其為不自得也亦大而其為力也亦勞矣若夫不思而未得不勉而未中或者有心過焉然生于其心而即明于其心不復萌于心從容未中道從心或踰矩或者有身過焉然形于其身而即察于其身不復履于身是終其身不特無口過而亦無身過不特無身過而亦無心過天命流行至誠在我下聖人一等信非顏子不足以與此矣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六二休復吉何也葉子曰獨遠于實者良能或困于愚蒙比之匪人者天性或戕于險惡固雖苦心而極力人一而已百將何以為明善而復初乎嗚呼此曾之多賢子賤易以成德事其大夫之賢友其士之仁子貢所以為仁也與易曰休復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何也葉子曰夫人不能無過而難于知過夫人不患于有過而貴于改過方其過也如日月之食焉虧大明而塞昏暗天道幾乎息矣棄天褻

天將于是在危孰甚焉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其何傷于日月乎嗚呼斯欲寡未能伯玉雖行年五十而猶有四十九年之非不為過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方其違之而去之也若是乎道心微而人心危也及其不違而至之也仁在其中矣吾何尤焉雖然由日月而三月則賢矣由三月而不息則聖矣方三月而必違之至三月而必去之天命不幾于泯乎此君子所以貴于知之未

嘗復行也與易曰頻復厲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何也葉子曰同流而合汙者庸人之不克自樹也希聖而親賢者英豪之所以自拔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不其然乎然則自振于流俗之中而親賢以成其德挺拔乎汙濁之世而私淑以善其身無謂世無其人也南容生孟氏之門司馬牛在桓魋子頎子車之列而獨從孔子陳良生于楚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三子者其古之豪傑非乎有道而不知從見聖而不克由斯陳瓘所以有責沈之文而成王所以為君陳之戒也吾于孟僖子有餘美焉何也蘇子之言曰夫人之聖其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鄹人之子也楚子西齊晏嬰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子之道迂濶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有夫孔子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

人今其將在孔子乎我若獲没必屬説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嗚呼孔子用于魯三月而齊人懼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其為聖也使其未亡則必授之政而魯其為東周矣雖然夫子之道充于天下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于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于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于巳没之後宜夫子稱之為補過君子也易曰中行獨復

六五敦復无悔何也葉子曰帝王之所以成其德者三一曰生質之美二曰學問之功三曰輔導之力堯舜之允執其中無假于學問輔導者也成王之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則自治之勤矣康王之自亂于威儀無以其冒貢于非幾豈非賢德是賴乎質為上學次之教又次之然則深潛純粹天理之所以常存忠信誠篤外誘之所以不入無資于物無賴于勤豈非美德之自成人主之高致乎漢之文宋之

仁其殆庶幾矣一則二十三年之間專務以德化民一則四十餘年如一日誠為切近矣然而不免黄老之雜用君子小人之叢進則不能不下成康一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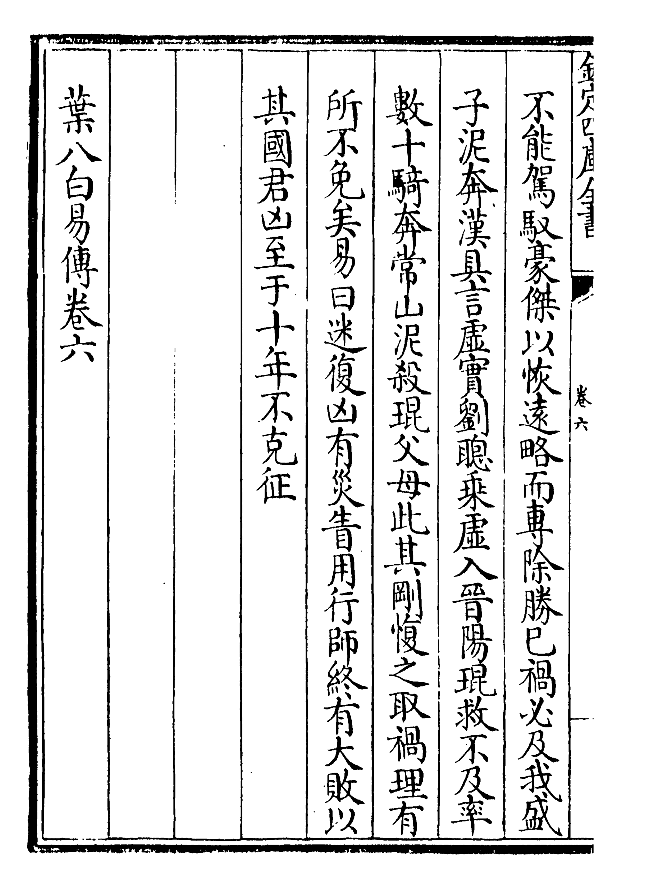
噫易曰敦復无悔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何也葉子曰禍莫大于重回首過莫甚于履畏途昔者仲虺于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仲山甫于宣王不望其無闕而望其補闕古人

不徒然也復見天地之心而况于人乎楚靈王方會諸侯于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志小天下亦已侈矣及右尹子革誦祈招之詩以止王心乃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然則古今小人以亢滿之資履崇高之位至于遂其奸而不改迷于邪而不復鮮有不禍于而身天災人眚之畢集害于而國喪師戚君而

不振者勢所不免也莫敖狃于勝而自用而曰諫者有刑子玉逞其剛而無禮而曰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是以一則有伐羅之敗北一則有城濮之喪師噫荒谷之縊連穀之死將能逃乎卒使楚失其威而喪其霸沒世不可用也悲哉袁紹趙染劉琨亦然官渡之戰田豐切諫紹不聽卒至大敗紹恚曰諸人皆閔孤獨田別駕以為快幸其言之中也遂殺豐劉曜趙染寇長安索綝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

之君臣自知强弱不敵將致死于我不可輕也染曰以司馬模之强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汙吾馬蹄刃刃乎晨率輕騎數百逆之曰要當獲綝而後食綝與戰于城西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徽言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愎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猶有天地其得死于枕席乎染攻北地中弩而死劉琨奢豪喜聲色徐潤以音律得幸驕恣干與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為言琨怒殺之琨母曰女



不能駕馭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巳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劉聰乘虛入晉陽琨救不及率數十騎奔常山泥殺琨父母此其剛愎之取禍理有所不免矣易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葉八白易傳卷六